毛詩正義卷第八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勑撰定

鄭譜變風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内是爲鄭桓公鄭據此爲説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爲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

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是桓公封京兆鄭縣故云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地一曰咸林故曰咸林之地不先言鄭國所在而本宣王封母弟者以鄭因號鄶之地而國之而鄶亦有詩既譜鄶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之由而後說得鄶之事 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 正義曰自此以下盡可以少固皆鄭語文謂得西周之衆與東土河洛之心也多故謂多難懼禍難及己也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 正義曰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國有十惟號鄶爲大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阸塞 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 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

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　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

與虢鄶爲鄰若克虢鄶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爲君之土也修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也虢鄶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爲異散則國亦爲邑殷武云商邑翼翼左傳每言獘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　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　正義曰鄭語又云公悅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是桓公從之也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鄭世家云桓公爲司徒一歲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余安逃死是爲司徒一年乃問也問史伯在九年至十一年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世家又云犬戎殺幽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地理志云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其事也　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　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鄭見處虢鄶

之地明是武公滅虢鄶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
取十邑之地案鄭世家史伯云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
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
公地公誠居虢鄶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於王東其
民於洛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
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爲桓公謀取十邑之
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爲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鄶
爲大則八邑各爲其國非虢鄶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明馬遷之
說謬耳桓公雖未得虢鄶既寄帑賄臣民亦從而寄焉故昭十六
年左傳子産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
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是桓公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
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史伯言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設令十
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尚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爲伯者周禮
五等封疆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叙鄭伯在
邢侯之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

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亦鄭語文也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鄶譜云居溱洧之地此云食溱洧焉則鄭都在鄶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鄶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鄶城之下服虔云鄶城故鄶國之墟杜預云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鄶都故別有鄶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祝融之墟鄶譜亦云則鄶鄭同地而云鄭非鄶都者正以鄭國別有鄶城決知鄭國之都非鄶也但二城不甚相遠故於鄶言祝融之墟見鄭因國其地言其境界所及非謂鄭居鄶都也鄶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穀梁傳曰寰內諸侯不正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正南面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當有詩鄶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因號鄶之國自然亦爲畿外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在東周畿內故歷言之也及幷十邑鬱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

灼然在畿外故緇衣傳曰諸侯入爲天子卿士是畿外之君稱入也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爲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鄭志荅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是鄭意與賈說異　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正義曰緇衣序云父子並爲周司徒則桓公之死武公即代爲司徒故得輔平王以東遷是先爲卿士後并十邑但鄭先說得國之由故云又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世序又云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風也對上鄶風已作故云又作案左傳及鄭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爲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爲厲公又生公子亹公子儀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

弒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

傳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踕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詩緇衣序云美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清人之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則此三篇通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則褰裳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在其間皆為昭公詩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承正統雖未踰年要君於其國有女同車序云至於見逐則為被逐而作是忽前立時事也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刺忽所美非賢權臣擅命忽之前立時月既淺則此三篇蓋後立時事也褰裳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前篡之初國人欲以鄰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弒而立已列於會則成為君案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公會鄭伯盟於武父自是以後頻列於會則成為鄭君國人不應思大國之見正褰裳宜是初年事也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不指君事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入

之後其時難知要是忽爲其主雖當突前篡之時亦宜繫忽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之水言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經云終鮮兄弟則兄弟已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蔓草序云民窮於兵革溱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類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之則此三篇厲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脱失次厠於莊公詩内所以得錯亂者鄭荅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第録者直録其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上大叔于田爲莊公之詩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至功焉　正義曰作緇衣詩者美武公也武公之與桓公父子皆爲周司徒之卿而善於其卿之職鄭國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爲卿正得其宜諸侯有德乃能入仕王朝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作此詩美其武公之德以明有邦國者善善之功焉經三章皆是國人宜之美其德之辭也以明有國善善

之功焉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箋父謂至其宜
正義曰以桓公已作司徒武公又復為之子能繼父是其美德故
兼言父子所以盛美武公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
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
辯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
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
制祿則民興功是司徒職掌十二教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
敬則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鬬
陰禮謂男女昏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聲八音之
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辯
其等級則民不踰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則民不愉惰刑
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勑教之相憂則民不懈怠
度謂宮室車服之制教之節制則民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

事敎之各能其事則民不失業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民
皆謹愼其德相勸爲善以功之多少制其祿之數量則民皆興
立功効自求多福司徒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是敎民之大者
故舉以言焉此與淇隩國人美君有德能仕王朝是其一國之事
故爲風蘇公之刺暴公吉甫之美申伯同寮之相刺美乃所以刺
美時王故爲雅作者主意有異故所繫不同　緇衣至粲兮
毛以爲武公作卿士服緇衣國人美之言武公於此緇衣之宜服之
兮言其德稱其服也此衣若獘我願王家又復改而爲之兮願其
常居其位常服此服也卿士於王宫有館舍於畿內有采祿言武
公去鄭國入王朝之適子卿士之館舍兮自朝而還我願王家授
子武公以采祿兮欲使常朝於王常食采祿也采祿王之所
授衣服王之所賜而言予爲予　授者其意願王爲然非民所
能改授之也　鄭以爲國人愛美武公緇衣若獘我願爲君改
作兮自館而還我願授君以飲食兮愛之願得作衣服與之飲食
也鄭以授之以食爲民授之則改作衣服亦民爲之也　傳緇

黑至之位　正義曰考工記言染法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緇是緇爲黑色此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美武公善爲司徒而經云緇衣則緇衣卿士所服也而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於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言緇衣之宜謂德稱其服宜衣此衣獘則更願王爲之令常衣此服以武公繼世爲卿並皆宜之故言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　箋緇衣至弁服　正義曰退適治事之處爲私也對在天子之庭爲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即下句適子之館兮是也舜典云闢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玉藻說視朝之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

也鄭以授之以食爲民授之則改作衣服亦民爲之也　傳緇

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之政教事在君
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
子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亦謂私家之朝與此異也玉藻云
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天子之朝服皮弁故退適諸曹服緇衣也
定本云天子之朝朝服皮弁服　傳適之至采祿　正義曰釋詁
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爲之館者人所止舍故爲舍也粲餐釋言
文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爲粲謂餐食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
受采祿解其授粲之意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二
者皆天子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粲也　箋卿士至飲食
正義曰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
焉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
也六卿三孤爲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
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言適子之館則有所從而適也
言還授子粲則還有所至也既爲天子卿士不可還歸鄭國明
是從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反采邑故云還在采地之都我則

設餐以授之傳言愛采祿者以采祿解粲義也箋言還遂在采地之都者自謂迴還遂所至國人授粲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之都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地之人何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且食采之主非邑民常君善惡繫於天子不得曲美鄭國君也鄭國之人所以能遠就采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飲食之耳非即實與之食也易傳者以言予者鄭人自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祿也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爲禮伐柯勸王迎周公言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箋造爲 正義曰釋言文 傳蓆大

正義曰釋詁文言服緇衣大得其宜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至大亂焉 正義曰作將仲子詩者刺莊公也公有弟名段字叔其母愛之令莊公處之大都莊公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於大都至使驕而作亂終以害其親弟是公之過也此叔於未亂之前失爲弟之道而公不禁制令之奢僭有臣祭仲者諫公令早爲之所而公不聽用於事之小不忍治之以致大亂國焉故刺之經

三章皆陳拒諫之辭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是小不忍也後乃興師
伐之是致大亂也　箋莊公至驕慢　正義曰此事見於左傳隱元
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
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
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
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
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猒之有
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
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
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
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
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
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
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
共是謂共城大叔是段驕慢作亂之事也大叔于田序曰叔多才

而好勇是叚男而無禮也　將仲子至可畏　正義曰祭仲數諫莊公莊公不能用之反請於仲子兮汝當無踰越我居之里垣無損折我所樹之杞木以喻無干犯我之親戚無傷害我之兄弟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但畏我父母以父母愛之若誅之恐傷父母之心故不忍也仲子之言可私懷也雖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莊公以小不忍至於大亂故陳其拒諫之辭以刺之　傳里居至木名　正義曰里者民之所居故爲居也地官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是二十五家爲里也無踰我里謂無踰越我里居之垣牆但里者人所居之名故以所居表牆耳四牡傳云杞枸檵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陸機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　箋祭仲至除之　正義曰哀二十年左傳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服虔云驟數也箋言驟諫出於彼文序不言驟而箋言驟者若非數諫不應固請故知驟諫也以里垣之內始有樹木故以里喻親戚樹喻兄弟既言驟諫

師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
共是謂共城大叔是段驕慢作亂之事也大叔于田序曰叔多才

以爲其諫非一故言初諫曰以爲數諫之意案左傳此言乃是公子呂辭今箋以爲祭仲諫者詩陳請祭仲不請公子呂矣則祭仲之諫多於公子呂公子呂請除大叔爲諫之切莫切於此祭仲正可數諫耳其辭亦不是過仲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爲祭仲諫　箋懷私至得從　正義曰晉語稱公子重耳安於齊姜氏勸之行云懷與安實敗名病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引此爲懷私之義故以懷爲私以父母愛段不用害之故畏迫父母有言不得從也於時其父雖亡遺言尚存與母連言之也

傳園所至之木　正義曰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園者圃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爲車故云彊韌之木陸機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檕迷相似又似駮馬駮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檕迷檕迷尚可得駮馬檕迷一名挈榼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殫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箋甲鎧　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名杼也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鎧箋以今曉古　叔于至且仁　正義曰此皆悅叔之

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名杼也經典皆謂之甲後世
乃名爲鎧箋以今曉古　叔于至且仁　正義曰此皆悅叔之

辭時人言叔之往田獵也里巷之內全似無復居人豈可實無居
人乎有居人矣但不如叔也信美好而且有仁德國人注心於叔悅之
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　傳叔大至里塗　正義曰左傳及下篇
皆謂之大叔故傳辨之以明叔與大叔一人其字曰叔以寵祿過度
時呼爲大叔左傳謂之京城大叔是由寵而異其號也此言叔于
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無他義也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
於田因名曰田故云田取禽也丰曰俟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知
巷是里內之塗道也　箋洵信至又仁　正義曰洵信釋詁文仁
是行之美名叔乃作亂之賊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言國人悅之
辭非實仁也　傳冬獵曰狩　正義曰釋天文李巡曰圍守取之
無所擇也　箋郊外至乘馬　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
謂之野是野在郊外也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
服馬猶乘馬夾轅兩馬謂之服馬何知此非夾轅之馬而云猶
乘馬者以上章言無居人無飲酒皆是人事而言此不宜獨言無
馬知正謂叔既往田巷無乘馬之人耳　箋武有武節　正義曰

文武者人之伎能今言美且武悦其爲武則合武之要故云有武節言其不妄爲武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至得衆　正義曰叔負才恃衆必爲亂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經陳其善射御之等是多才也襢裼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具舉是得衆也

大叔至傷女　毛以爲大叔往田獵之時乘駕一乘之馬叔馬既良叔之御人又善執持馬轡如織組織組者摠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驟於道如織組之爲其兩驂之馬與其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也大叔乘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舉之言得衆之心故同時舉火叔於是襢去裼衣空手搏虎執之而獻於公之處所公見其如是恐其更然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之若復爲之其必傷汝矣言大叔得衆之心好勇如此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刺之　鄭唯以狃爲復餘同

傳叔之從公田　正義曰下云襢裼暴虎獻于公所明公亦與之俱田故知從公田也

傳驂之至中節　正義曰此經止云兩驂不言兩服知驂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下二章於

此二句皆說兩服兩驂則知此經所云亦揔驂服但馬之中節亦由
御善以其篇之首先云御者之良旣言執轡如組不可更言兩服
理則有之故知如舞之言兼言服亦中節也此二句言叔之所
乘馬良御善耳非大叔親自御之下言又良御忌乃云叔身善御
傳藪澤至具俱　正義曰地官序澤虞云每大澤大藪小澤小
藪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然則藪澤非一而此云藪澤者以藪
澤俱是曠野之地但有水無水異其名耳地官藪澤共立澤虞掌
之夏官職方氏每州云其澤藪曰某明某是一也釋地說十藪云
鄭有圃田此言在藪蓋在圃田也此言府者貨之所藏謂之府藪
澤亦禽獸之所藏故云禽之府爛熟謂之烈火烈爛為火猛此無取
爛義故轉烈為列言火有行列也火有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
申之云列人持火此為宵田故持火焰之具備即皆俱之義故為俱也
傳襢裼至搏之　正義曰襢裼肉袒釋訓文李巡曰襢裼脫衣見
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裼衣釋訓又云暴虎徒搏也舍人曰無兵空
手搏之　傳狃習　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忕前事復

曰此經止云兩驂不言兩服知驂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下二章於

爲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狃爲習也箋以爾雅正訓故以爲復
叔于至送忌　正義曰言叔之往田也乘一乘之黃馬在內兩服者
馬之上駕也在外兩驂與服馬如鴈之行相次序也叔乘此四馬從
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揚之叔有多才既善射矣
又善御矣抑者此叔能磬騁馬矣又能控止馬矣言欲疾則走欲
止則住抑者此叔能縱矢以射禽矣又能從送以逐禽矣言發則能
中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射也叔既得衆多才如是必將爲
亂而公不禁故刺之　箋兩服至次序　正義曰小戎云騏駵是中騧
驪是驂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爲驂則知內者爲服故言兩
服中央夾轅者也襄駕釋言文馬之上者謂之上駕故知上駕者
言衆馬之最上也曲禮注云鴈行者與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
兩服則齊首兩驂與服馬鴈行其首不齊故左傳云如驂之
有靳　傳揚揚光　正義曰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爲光也
傳騁馬至曰送　正義曰此無正文以文承射御之下申說射御之
事馬之進退唯騁止而已故知騁馬曰磬止馬曰控今止馬猶謂

傳騁馬至曰送　正義曰此無正文以文承射御之

事馬之進退唯騁止而已故知騁馬曰磬止馬曰控令止馬猶謂

之控是古遺語也縱謂放縱故知發矢送謂逐後故知從禽

叔于至弓忌　毛以爲叔往田獵之時乘一乘之鴇馬其內兩服

則齊其頭首其外兩驂進止如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公田獵

叔之在於藪也火有行列其光俱盛及田之將罷叔之馬既遲

矣叔發矢又希矣及其田畢抑者叔釋掤以覆矢矣抑者叔執

鬯以弢弓矣既美叔之多才遂終說其田之事　鄭唯如手如

人手相助爲異餘同以如者比諸外物故易傳　傳驪白雜毛

曰鴇　正義曰釋畜文郭璞曰今呼之爲烏驄　傳慢遲罕

希　正義曰以惰慢者必遲緩故慢爲遲也釋詁云希罕也

是罕爲希也　傳掤所至弢弓　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

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服虔云冰犢丸蓋杜預云或

說犢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傳掤爲覆矢之物且下

句言鬯弓明上句言覆矢可知矣故云掤所以覆矢鬯者盛弓

之器鬯弓謂弛弓而納之鬯中故云鬯弓弢弓謂藏之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清人詩者刺文公也

文公之時臣有高克者志好財利見利則爲而不顧其君文公
惡其如是而欲遠離之而君弱臣强又不能以理廢退適値有
狄侵衛鄭與衛鄰國恐其來侵文公乃使高克將兵禦狄於境
狄人雖去高克未還乃陳其師旅翶翔於河上日月經久而文公
不召軍衆自散而歸高克懼而奔陳文公有臣鄭之公子名素
者惡此高克進之事君不以禮也又惡此文公退之逐臣不以道高
克若擁兵作亂則是危國若將衆出奔則是亡師公子素謂文
公爲此乃是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清人之詩以刺之經三章唯
言陳其師旅翶翔河上之事耳序則具說翶翔所由作詩之意
二句以外皆於經無所當也 箋好利至侵衛 正義曰春秋
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
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是於時有狄侵衛也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
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春秋經書入衛而箋言侵者狄人
初實侵衛衛人與戰而敗後遂入之此據其初侵故言侵也

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傳稱爲禮
也公羊傳亦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
不須待召而文公不召久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
兵還國必須君命故不召不得歸也傳善士匄不伐喪耳其得
反國亦當晉侯有命故善之　清人至翺翔　正義曰言高克
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狄人已去無所防禦高克乃使四馬
被甲馳驅敖遊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
飾河水之上於是翺翔言其不復有事可召之使還而文公不
召故刺之　傳清邑至介甲　正義曰序言高克將兵則清
人是所將之人故知清是鄭邑言禦狄於境明在鄭衛境上
言翺翔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南故云衛之河上
鄭之郊也郊謂二國郊境非近郊遠郊也碩鼠云適彼樂郊
亦摠謂境爲郊也下言消軸傳皆以爲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
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故俱於河上介是甲之別名故
云介甲也北山傳云旁旁然不得已則此言旁旁亦爲不得

巳之義與下麃麃爲武貌陶陶爲驅馳之貌互相見也　傳重
英矛有英飾　正義曰重英與二矛共文明是矛飾魯頌說
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二矛長短不同其飾重
累故謂之重英也　箋二矛至畫飾　正義曰考工記云酋矛
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
也酋近夷長也是矛有二等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
兵用長此禦狄於境是守國之兵用長宜有夷矛故知二矛爲酋
矛夷矛魯頌以二矛與重弓共文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
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
有二無夷矛也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畫飾言其
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　傳重喬累荷　正義曰釋詁云喬
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
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候人
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　箋喬矛至
毛羽　正義曰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銎孔襄十年左傳云舞

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 箋喬矛至
毛羽 正義曰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銎孔襄十年左傳云舞

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然則題者表
識之言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銎室
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
懸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
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鵞毛矟也 左旋右抽中軍
作好 毛以爲高克閒暇無爲逍遙河上乃左迴旋其師右手
抽矢以射高克居軍之中以爲一軍之容好言可召而不召故
刺之 鄭以高克使御人在車左者習迴旋其車勇士在右者
習抽刃擊刺高克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指謂一車之上事也
傳左旋至容好 正義曰毛以爲左右中摠謂一軍之事左旋以
講習兵事在軍之人皆右手抽矢而射高克爲將將在軍中以
此左旋右抽矢爲軍之容好言其無事故逍遙也必左旋者少儀
云軍尚左注云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
貴不敗績然則此亦以左爲陽故爲左旋 箋左人至在左 正義
曰箋以左右爲相敵之言傳以左爲軍之左旋右爲人之右手於事不

類故易傳以爲一車之事左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迴之事右主持兵故抽刃擊刺之亦是習之也髙克自居車中以此一車所爲之事爲軍之容好成二年左傳說晉之伐齊云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郎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絶鼓音是郤克爲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閟宫箋所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此二箋皆言兵車之法則平常乘車不然矣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人君平常皆在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說耕耤之義云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御者之間御者在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雖人君親將其禮亦然夏官太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賛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手其餘面是天

御者在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雖人君親將其禮亦然
太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天

子親鼓也成二年左傳云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齊侯親鼓之是爲
將乃然故云將居鼓下

羔裘詩者刺朝也以莊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作此詩道古之在
朝君子有德有力故以風刺其今朝廷之人焉經之所陳皆古之
君子之事也此主刺朝廷之臣朝無賢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
君也 箋言猶至刺之 正義曰言謂口道說諸序之言字義多
爲道就此一釋餘皆從之下篇之序猶言莊公則此莊公詩也故
言莊公以明之以桓武之世朝多賢臣賢者陵遲自莊公爲始故
言自也 羔裘至不渝 正義曰言古之君子在朝廷之上服羔
皮爲裘其色潤澤如濡濕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均直
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至死
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 傳如濡至侯君 正義曰如似濡濕故
言潤澤謂皮毛光色潤澤也洵均釋言文侯君釋詁文定本濡潤
澤也無如字 箋緇衣至畏之 正義曰經云羔裘知緇衣者玉
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論語云緇衣羔裘是羔裘必緇衣也士冠

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緇衣爲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以臣在朝廷服此羔裘故舉以言是皆均直且君言其有人君之度孔子稱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爲人君與此同也正其衣冠以下論語文　傳渝變　正義曰釋言文　箋舍猶至之等　正義曰舍息是安處之義故知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釋訓文　羔裘至司直　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爲裘以豹皮爲袖飾者其人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主以爲直刺今無此人　傳豹飾至孔甚　正義曰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爲袪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釋言文　羔裘至彥兮　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爲裘其色晏然而鮮盛兮其人有三種英俊之德粲然而衆多兮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以爲彥士兮刺今無此人　箋三德至衆意　正義曰英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爲三德洪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云正

此人 箋三德至衆意 正義曰英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
傳以爲三德洪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云正

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
柔則弱此陥於滅亡之道非能也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
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
故三者各爲一德洪範先言正直此引之而與彼倒者以經有正
直無剛柔故先言剛柔意明剛能柔能亦爲德故也洪範之言謂
人性不同各有一德此言三英粲兮亦謂朝多賢臣具此三德非
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彼
乃德之大者教國子使知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有故知此三德
是洪範之三德周語稱三女爲粲粲是粲爲衆意 傳彥士之美稱
正義曰釋訓云美士爲彥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 遵大
路二章章四句 遵大至故也 正義曰國人思望君子假說得
見之狀言已循彼大路之上兮若見此君子之人我則攬執君子
之衣袪兮君子若怨我留之我則謂之云無得於我之處怨惡我
留兮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速於先
君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固留子 傳遵循至袪袂

正義曰遵循釋詁文地官遂人云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對文則有廣狹之異散則道路通也以摻字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擥也說文摻字參[山音反]聲訓爲斂也操字喿[此遥反]聲訓爲奉也二者義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爲袂之末唐羔裘傳云袪袂末則袪袂不同此云袪袂者以袪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唐風取本末爲義故言袂末　傳寁速　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寁是意之速　傳魗棄　正義曰魗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爲棄言子無得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魗亦惡意小異耳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至好色　正義曰作女曰雞鳴詩者刺不悅德也以莊公之時朝廷之士不悅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悅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之所陳皆是古士之義好德不好色之事以時人好色不好德故首章先言古人不好美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爲不悅有德而作故序指言刺不悅德也定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通　箋德謂至德者　正義曰

美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爲不悦有德而作故序指言刺不
悦德也定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通　箋德謂至德者　正義曰

經陳愛好賓客思贈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
君子之揔辭未必爵爲大夫士也下箋云士大夫以君命出使者
義亦然月出指刺好色經無好德之事此則經陳好德文異於彼
故於此箋辨其德之所在也　女曰至與鴈　正義曰言古之賢
士不留於色夫妻同寢相戒夙興其女曰雞鳴矣而妻起士曰已
昧旦矣而夫起夫起即子興也此子於是同興而視夜之早晚明
星尚有爛然早於別色之時早朝於君君事又早終間暇無事將
翱翔以學習射事弋射鳧之與鴈以待賓客爲飲酒之肴古士
好德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有德唯悦美色故刺之　箋此夫
至留色　正義曰士女相對與語故以夫妻釋之士者男子之
大號下傳言閒於政事習射待賓客則所陳古士是謂古之朝廷
大夫士也雞鳴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自起之常節皆是自言起
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君子恒性彼既以時
而起此亦不敢淹留即是相警之義也各以時起是不爲色而留
也　箋明星至色時　正義曰玉藻說朝之禮云羣臣別色始入

以別色之時當入公門故起又早於別色時 箋弋繳至燕具

正義曰夏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

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

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 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下云

宜言飲酒故知以待賓客爲燕飲之具 弋言至靜好 正義曰

此又申上弋射之事弋取鳧鴈我欲爲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

客作肴羞之饌共食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

俱至於老言相親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

侍御有肴有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

之賢士親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刺今不然 傳宜肴 正義曰

釋言文李巡曰宜飲酒之肴 箋言我至共肴 正義曰言我釋

詁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謂賓客故以所射之鳧鴈爲加豆之

實與君子共肴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胾食居人之

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

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倣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

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
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

大夫禮皆無用鳬鴈之文此得用鳬鴈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
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
燕食之饌與禮食已自不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
鴈爲加豆也牲牢之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閒暇
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別也　傳君子至安好　正義曰解
其在御之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
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傳意出於彼文此古士兼
有大夫當云不徹縣而唯言琴瑟者證經之琴瑟有樂縣者亦有
琴瑟故也　知子至報之　正義曰古者之賢士與異國賓客燕
飲相親設辭以愧謝之我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當豫儲雜佩
去則以贈送之若知子之與我和順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問遺
之若知子之與我和好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報荅之正爲不知
子之來愧無此物親愛有德之甚言此以致厚意刺今不然
傳雜佩至之類　正義曰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
名也瑀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

也則衡牙亦玉爲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藻說佩有黝珩
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瀞下云佩玉瓊琚立中有麻云貽我
佩玖則琚玖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
璜琚瑀衝牙之類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
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玉則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
類以包之天官玉府云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
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下傳亦云佩有琚瑀所
以納閒謂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閒　箋贈送至之歡　正義曰上
章與賓客飲酒箋不言異國於此言異國者上章燕即是此客但
辭不言來容非異國至此章言來送之與別故以異國稱之燕禮
者諸侯燕聘問之賓與己之羣臣其禮同此朝廷之士與賓客燕
樂同國異國其義亦同此篇所陳非言古士獨說外來賓客但上
章不言外來賓客有國內賓客此章必是異國耳又稱臣無境外
之交所以得與異國賓客燕者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他國主國之
臣必以燕禮樂之助主君之歡心故得與之燕也聘禮云公於賓

之交所以得與異國賓客燕者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他國主國之
臣必以燕禮樂之助主君之歡心故得與之燕也聘禮云公於賓

一食再饗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以燕非大禮故不言之
饗食猶尚有之明當燕樂之矣　傳問遺　正義曰曲禮云凡
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哀二十六年左傳云衛侯使以弓問子貢
皆遺人物謂之問故云問遺也問之者即出己之意施遺前人報
之者彼能好我報其恩惠贈之者以物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
也所從言之異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至刺之　正義曰
作有女同車詩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婚於齊對齊爲文故言
鄭人既揔敘經意又申説之此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喜得
其功請以女妻之此齊女賢而忽不娶由其不與齊爲婚卒以
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棄國出奔故國人刺之忽宜娶齊女與
之同車而忽不娶故經二章皆假言鄭忽實娶齊女與之同
車之事以刺之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
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
以獻於齊是太子忽嘗有功於齊也傳又云公之未婚於齊也
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

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
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
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
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
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
請妻者非文姜也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
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
之賦何德音之有乎荅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
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荅則以為此詩刺忽不
娶文姜案此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有功
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者也安得以
為文姜乎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
公辭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夏鄭莊公
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
同也張逸以文姜為問鄭隨時荅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為

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爲問鄭隨時荅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桑中刺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庸孟弋貴其大國長女爲此姧淫其行可恥惡耳何必三姓之女皆處長也此忽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是明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賢長以美之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爲正妻也案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則是已娶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嬀已死忽將改娶二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爲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乃追刺之序言嘗有功於齊明是忽爲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時故不爲莊公詩也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自爲謀則是善忽矣此詩刺之者傳言善自爲謀言其謀不及國故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非善之也

箋忽鄭至立突　正義曰經書鄭世子忽是爲莊公子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寵於莊公爲公取鄧曼生昭公

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是祭仲逐之而立突也　有女至且都　正義曰鄭人刺忽不娶齊女假言忽實娶之與之同車言有女與鄭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如舜木之華然其將翺將翔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琚之玉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也又歎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閑習於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大國之助故刺之　傳親迎至木槿　正義曰士昏禮云壻揖婦出門乃云壻御婦車授綏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釋草云椵木槿櫬木槿樊光曰别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莫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機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椵齊魯之閒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　傳都閑　正義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爲閑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亦以都爲閑也　箋女始至代壻　正義曰昏義文也御者代

㛠卽先道而行故引之以證同道之義　傳將將鳴玉而後行

正義曰此解鏘鏘之意將動而玉已鳴故於將翺將翔之時已言佩玉鏘鏘也上章言玉名此章言玉聲互相足

四句至美人　正義曰毛以二章皆言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養食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云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

山有至狂且　毛以爲山上有扶蘇之木隰中有荷華之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各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閑習禮法者乃唯見狂醜之昭公耳言臣無賢者君又狂醜故以刺之鄭以高山喻上位下隰喻下位言山上有扶蘇之小木隰中有荷華之茂草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生下隰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之人於下位言忽用臣顚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子都之美好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

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爲閑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亦以都爲閑也　箋女始至代㛠　正義曰昏義文也御者代

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美故刺之　傳扶蘇至其宜　正義曰毛以下章山有橋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荷扶渠其華菡萏釋草文又云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華實莖葉之名的蓮實薏中心苦者也扶胥山木宜生於高山荷華水草宜生於下隰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反以喻不宜言忽使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亦爲不宜也　箋興者至其所　正義曰箋以扶蘇是木之小者荷華是草之茂者今舉山有小木隰有茂草爲喻則以山喻上位隰喻下位小木喻小人茂草喻美德故易傳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者於下位　傳子都至且辭　正義曰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故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者狂愚之人下傳以狡童爲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狡童皆以爲義嫌且亦爲義故云且辭　箋人之至意同　正義曰箋以子都謂美麗閑習者也都是美好則狂是醜惡舉其見好醜爲言則是假外事爲喻非朝廷之上有好醜也故知此以人之好美色不

麗閑習者也都是美好則狂是醜惡舉其見好醜爲言則
是假外事爲喻非朝廷之上有好醜也故知此以人之好美色不

往覩美乃往覩惡興忽之好善不任賢者反用小人其意與好色
者同　山有至狡童　毛以爲山上有喬高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
龍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
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
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充實
忠良者乃唯見此壯狡童昏之昭公言臣無忠良君又昏愚故刺
之鄭以爲山上有枯槁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松木雖生高山
而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喻忽之養臣君子在
於上位則不加恩澤小人在於下位則祿賜豐厚言忽養臣顛倒
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忠良
不往見子之充實之善人乃往見狡好之童穉有貌無實者以
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故刺之　傳松木至紅草
正義曰傳以橋松共文嫌爲一木故云松木以明橋非木也釋草云
紅蘢古其大者蘬舍人曰紅名蘢古其大者名蘬是龍紅一草而
別名故云龍紅草也陸機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

中高丈餘據上章之傳正取高下得宜爲喻不取橋游爲義
箋游龍至其所　正義曰此草直名龍耳而言游龍知謂枝葉
放縱也箋以作者若取山木隰草爲喻則當指言松龍而已不
應言槁游也今松言槁而龍云游明取槁游爲義山上之木言枯
槁隰中之草言放縱明槁松喻無恩於大臣游龍喻聽恣於小臣
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
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
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爲自相違戾斯不然矣忽之羣
臣非一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於
大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爲不可故二章各舉以刺忽　傳子
充至昭公　正義曰充者實也言其性行充塞良善之人故爲良
人下篇刺昭公而言彼狡童兮是斥昭公故以狡童爲昭公也
箋人之至無實　正義曰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充爲性行
誠實則知狡童是有貌無實者也狡童謂狡好之童非有
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矣

誠實則知狡童是有貌無實者也狡童謂狡好之童非有
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羨良昊

宜不以狡童爲昭公故易傳以爲人之好忠良不覩子充而覩狡
童以喻昭公之好善不愛賢人而愛小人也孫毓云此狡狡好之狡
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篇
言昭公有壯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爲長　蘀兮二章章四句
蘀兮至和女　毛以爲落葉謂之蘀有人謂此蘀兮蘀兮汝
雖將墜於地必待風其吹汝然後乃落以興謂此臣兮臣兮汝雖
職當行政必待君言倡發然後乃和汝鄭之諸臣何故不待君
倡而後和又以君意責羣臣汝等叔兮伯兮君羣臣長幼之等
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
鄭下二句與毛異其具在箋　傳蘀槁至後和　正義曰七月云十
月隕蘀傳云蘀落也然則落葉謂之蘀此云蘀槁者謂枯槁乃
落故箋云槁謂木葉是也木葉雖槁待風吹而後落故以喻人臣
待君倡而後和也　傳叔伯至臣和　正義曰士冠禮爲冠者作
字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
言羣臣長幼也謂揔呼羣臣爲叔伯也言君倡臣和解經倡予

和汝言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　箋叔伯至之稱

正義曰箋以叔伯長幼之稱予汝相對之語故以爲叔伯羣臣相謂也桓二年左傳稱宋督有無君之心言有君不以爲君雖有若無忽之諸臣亦然故云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故弱者謂強者汝倡矣我則和之刺其專恣而不和君也箋又自明己意以叔伯兄弟相謂之稱則知此經爲君羣臣相謂之辭故易傳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箋權臣至仲專　正義曰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令自以己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使立突祭仲逐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彼狡至餐兮　正義曰賢人欲與忽圖事而忽不能受忽雖年

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彼狡至餐兮　正義曰賢人欲與忽圖事而忽不能受忽雖年

長而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爲狡童言彼狡好之幼童兮
不與我賢人言說國事兮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令權臣擅
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兮憂懼不暇餐言已憂之
甚也　傳昭公至之志　正義曰解呼昭公爲狡童之意以昭
公雖則年長而有幼壯狡好作童子之時之志故謂之狡童襄三
十一年左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　褰裳二
章章五句至正己　正義曰作褰裳詩者言思見正也所以思見
正者見者自彼加己之辭以國内有狂悖幼童之人恣極惡行身
是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無可奈何是故鄭國之人思得
大國之正己欲大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欲令去突而定忽
也經二章皆上四句思大國正己下句言狂童恣行序以由狂童恣
行故思大國正己經先述思大國之言乃陳所思之意故復言狂童
之狂所以經序倒也　箋狂童至正之　正義曰忽是莊公世子
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
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

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是忽入而突出也故云與忽更出更入於時諸侯信其爭競而無大國之正者故思之也此箋言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則是忽復立之時思大國也忽之復立突已出奔仍思大國正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九月鄭伯突入於櫟櫟是鄭之大都突入據之與忽爭國忽以微弱不能誅逐去突諸侯又無助忽者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子惠至也且　正義曰鄭人以突篡國無若之何思得大國正之乃設言以語大國正卿曰子大國之卿若愛而思我知我國有突篡國之事有心欲征而正之我則褰衣裳涉溱水往告難於子矣若子大國之卿不於我鄭國有所思念我豈無他國疏遠之人可告之乎又言所以告急之意我國有狂悖幼童之人日日益爲此狂行也是爲狂不止故所思大國正之　傳惠愛溱水名　正義曰惠愛釋詁文溱洧鄭國之水自鄭而適他國當涉之也

箋子者至告難　正義曰序言思大國之正已則意欲告者將告大國之正卿謂卿之長者執一國之政出師征伐事必由之故知

箋子者至告難　正義曰序言思大國之正己則意欲告者將告大國之正卿謂卿之長者執一國之政出師征伐事必由之故知子者斥大國之正卿也宛丘云子之湯兮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皆斥君何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者鄭國之君爵位尊重鄭人所告不宜徑告於君國之政敎正卿所主且云子惠思我平等相告之辭故知子者必是大國正卿又下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則他人與此子者正可有親疏之異而尊卑同也謂他國者爲人爲士非斥國君則知子者亦非國君矣他人他士是他國之卿明知子者亦大國之卿也若然論語及左傳說陳恒弑其君孔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公曰告夫三子彼述孔子之意以爲君使之告臣非禮也此所以不告其君而告臣者彼孔子是國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事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爲不可此則鄭國之人欲告他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其大臣使之致達於君與彼不同溱洧大水未必褰裳可渡示以告難之疾意耳

箋言他至荆楚　正義曰言子不我思乃告他人是先告近鄰後告遠國齊晉宋衞諸夏大國與鄭境見接連楚則遠在荆州是南夷大國故箋舉以爲言見子與他人之異耳其實

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義亦通若然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其諸侯皆助突矣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述鄭人告難之意耳非言諸侯皆助忽故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爲諸國不思正已故有遠告他人之志若當時大國皆不助突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衛蔡魯助突爲篡故思大國正已耳　傳狂行童昏所化　正義曰此狂童斥突也狂童謂狂頑之童稚狂童之狂也且言其日益爲狂故傳解其益狂之意言突以狂行童昏其所風化於人人又從之徒衆漸多所以益爲狂行作亂不已故鄭人思欲告急也狂行謂篡其國是踈狂之行童昏謂年在幼童昏闇無知鄭突時年實長以其志似童幼故以童名之　箋他士至上士　正義曰傳言士事也以其堪任於事謂之爲士故箋申之云他士猶他人正謂遠國之卿也所以謂爲士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呼卿爲士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

任於事謂之爲士故箋申之云他士猶他人正謂遠國之卿也所以謂
爲士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呼卿爲士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

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以大夫既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注云
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侯伯之
卿亦如之是大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
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
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是由命與王之士同故稱士也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至不隨　正義曰陽倡陰和男
行女隨一事耳以夫婦之道是陰陽之義故相配言之經陳女悔
之辭上二章悔已前不送男下二章悔欲其更來迎已皆是男行女
不隨之事也　箋昏姻至之禮　正義曰男以昏時迎女女因男
而來嫁謂女適夫家娶謂男往娶女論其男女之身謂之嫁娶
指其好合之際謂之婚姻嫁娶婚姻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謂
嫁娶之禮也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取婦婦因男而來婚姻
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壻黨相對爲稱則釋親所云壻之父
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是婦黨
稱婚壻黨稱姻也對文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箋云新

特謂外婚謂婦爲婚也隱元年左傳說葬之月數云士踰月外姻至非獨謂壻家也　子之至送兮　正義曰鄭國衰亂婚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言往日有男子之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兮來迎我出門而待我於巷中兮于當時別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恨我本不送是子兮所爲留著亦不得爲耦由此故悔也　傳丰豐至門外　正義曰丰者面色丰然故爲豐滿也叔于田傳云巷里塗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繫門言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一也　子之至將兮毛以爲女悔前事言有男子之容貌昌然盛壯兮來就迎我待我於堂上兮我別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去兮鄭以堂爲棖將爲送爲異餘同　傳昌盛壯貌　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案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爲類是待之堂室非

門之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
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
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為毛說　箋堂當至邊者
正義曰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為廟之堂此篇上
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為文次故轉堂為棖
棖是門梱上竪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云柣謂之閾棖謂之楔
孫炎曰柣門限也李巡曰棖謂梱上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
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為棖也　衣錦至與行　正義曰此女失
其妃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己言己衣則用
錦為之其上復有禪衣矣裳亦用錦為之其上復有禪裳矣
言己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
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悔前不送故來則從之　傳衣錦至
之服　正義曰知者以此詩是婦人追悔願得從男陳行嫁之
事云己有此服故知是嫁者之服也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
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

裳連俱用錦皆有褧下章倒其文故傳衣錦褧裳互言之

箋褧禪至纁袡　正義曰玉藻云禪爲絅絅與褧音義同是褧爲禪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繒矣故云蓋以禪縠爲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中庸引此詩乃云爲其文之大著也故箋依用之傳直言嫁者之服故又申之云庶人之妻嫁服若士妻則紂衣纁袡士昏禮云女次紂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注云次首飾也紂衣絲衣女從者畢袗玄則此亦玄矣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爲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紂衣纁袡也

傳叔伯迎己者　正義曰欲其駕車而來故斥迎己者也迎己者一人而已叔伯並言之者此作者設爲女悔之辭非知此女之夫實字叔伯託而言之耳箋言志又易者以不得妃耦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至奔者　正義曰經二章皆女奔男之事也上篇以禮親迎女尚違而不至此復得有不待禮而相

奔者私自姦通則越禮相就志留他色則依禮不行二者俱是淫
風故各自爲刺也　東門至甚遠　毛以爲東門之墠除地町
町其踐履則易茹藘在阪則爲礙阻其登陟則難言人之行者
踐東門之墠易登茹藘在阪則難越以興爲婚姻者得禮則易不
得禮則難婚姻之際非禮不可若得禮其室則近人得相從易
可爲婚姻若不得禮則室雖相近其人甚遠不可爲婚矣是男女
之交不可無禮今鄭國之女有不待禮而奔男者故舉之以刺當時
之淫亂也　鄭以爲女欲奔男之辭東門之外有墠墠之邊有阪
茹藘之草生於阪上女言東門之外有墠茹藘在於阪上其爲
禁難淺矣言其易越而出與已是未嫁之女父兄之禁難亦淺
矣言其易可以奔男止自男不來迎已耳又言已所欲奔之男其
室去此則近爲不來迎已雖近難見其人甚遠不可得從也欲
使此男迎已已則從之是不待禮而相奔故刺之　傳東門至在阪
正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國門之外見女也東門之池可以
漚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知諸言東門皆爲城門故云東門

城東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産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爲壇下言今子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町町者也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壇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茹藘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機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蒨草是也男女之際者謂婚姻之禮是男女交際之事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亦謂婚禮交際之會也以壇阪者各自爲喻壇是平地又除治阪是高阜又草生焉人欲踐之則有難易以喻婚姻之道有禮無禮之難易故云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壇遠而難則如茹藘在阪也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壇阪可以喻難易耳無遠近之象而云近遠者以壇繫東門言之則近在門外阪不言所在則遠於東門矣且下句言

則邇甚遠故傳顧下經以遠近解之下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還與此傳文相成爲始終之說　箋城東至之辭　正義曰箋以下章栗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壇與茹藘在阪連文則是同在一處不宜分之爲二故易傳以爲壇邊有阪栗在室内得作一興共爲女辭阪是難登之物茅蒐延蔓之草生於阪上行者之所以小難但爲難淺矣易越而出以自喻已家禁難亦淺矣易以奔男是女奔男今迎已之辭也若然阪有茹藘可爲小難壇乃除地非爲阻難而亦言之者物以高下相形欲見阪之難登故先言壇之易踐以形見阪爲難耳不取易爲義也　傳邇近至則遠　正義曰邇近釋詁文室與人相對則室謂宅人居室内而云室近人遠此刺女不待禮故知以禮爲遠近　東門至我即　毛以爲東門之外有栗樹生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爲易有物在淺室家之内雖在淺室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興爲婚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不可無禮故貞女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

思爲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鄭以爲女呼男迎已之辭言東門之外栗樹有淺陋家室之内生之栗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已在父母之家亦易竊取正以栗爲興者栗有美味人所啗食而甘之言已有美色亦男所親愛而悅之故女以自喻女又謂男曰我豈可不於汝思望之乎誠思汝矣但子不於我來就迎之故我無由得往耳女當待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即去故刺之　傳栗行至踐淺　正義曰傳以栗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間則是表道樹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淺釋言文此經傳無明解準上章亦宜以難易爲喻故同上爲說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風雨至不夷　正義曰言風而且雨寒涼淒淒然雞以守時而鳴音聲喈喈然此雞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不悅言其必大悅也　傳風且至喈

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不悅言其必大悅也　傳風且至喈

喈然　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寒涼之意言雨氣寒也二章
瀟瀟謂雨下急疾瀟瀟然與淒淒意異故下傳云瀟瀟暴疾
喈喈膠膠則俱是鳴辭故云猶喈喈也　傳胡何夷說　正義
曰胡之爲何書傳通訓夷悅釋言文定本無胡何二字　子衿
三章章四句至不脩焉　正義曰鄭國衰亂不脩學校學者
分散或去或留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以刺學校之廢
也經三章皆陳留者責去者之辭也定本云刺學廢也無
校字　箋鄭國至道藝　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
游於鄉校然明謂子產毀鄉校是鄭國謂學爲校校是學之
別名故序連言之又稱其名校之意言於其中可以校正道藝故
稱校也此序非鄭人言之箋見左傳有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
爲證耳非謂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
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爲校也禮人君
立大學小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
毀學宮也　青青至嗣音　毛以爲鄭國學校不脩學人

散去其留者思之言青青之色者是彼學子之衣衿也此青
衿之子棄學而去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見又從而責之縱使我
不往彼見子子寧得不來學習音樂乎責其廢業去學也
鄭唯下句爲異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問於我責其遺
志已也　傳青衿青領　正義曰釋器云衣眥謂之襟李巡
曰衣眥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
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
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正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黃
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父母在衣純以青是
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
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　傳嗣習至舞之
正義曰所以責其不習者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闇
誦之歌之謂引聲長詠之絃之謂以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足
舞之學樂學詩皆是音聲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王制云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

云春誦夏弦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是學
詩學樂皆絃誦歌舞之　箋嗣續至忘已　正義曰箋以下章
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己不言來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
不宜爲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存
問我以恩責其忘己言與彼有恩故責其斷絶　傳佩佩玉
至組綬　正義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
子佩爲佩玉也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
之士佩瓀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案玉藻士佩瓀玟而
縕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
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　傳不來者言不
一來　正義曰準上傳則毛意以爲責其不一來習業鄭雖
無箋當謂不來見已耳　挑兮至月兮　毛以爲學人廢業
候望爲樂故留者責之云汝何故棄學而去挑兮達兮乍往
乍來在於城之闕兮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
三月不見兮何爲廢學而遊觀　鄭以下二句爲異言一日不與

汝相見如三月不見兮言己思之甚也　傳挑達至見闕
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明其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爲往來貌
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
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
闕不宜乗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别有高闕非宮
闕也乗城見於闕者乗猶登也故箋申之登高見於城闕以
候望爲樂　箋君子至之甚　正義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
仁論語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記文由其須友以如
此故思之甚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至是詩　正義曰經二章皆
閔忽無臣之辭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爲忠臣指其德行
則爲良士所從言之異耳終以死亡謂忽爲其臣高渠彌所弑
也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序以由無忠臣亦以此死故閔之有女同車
序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意亦與此同　揚之水至迋女
毛以爲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束之楚乎言能流漂之以興
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乎言能誅除之今忽旣不能

誅除逆亂又復兄弟爭國親戚相疑終竟寡於兄弟之恩唯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既無賢臣多被欺誑故又誡之汝無信他人之言彼他人之言實欺誑於汝臣皆誑之將至亡滅故閔之　鄭唯上二句別義具箋　箋激揚至臣下　正義曰箋言激揚之水是水之迅疾言不流束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政教亂促不行臣下由政令不行於臣下故無忠臣良士與之同心與下勢相連接同爲閔無臣之事毛興雖不明以王及唐揚之水皆興政爲此解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至室家焉　正義曰作出其東門詩者閔亂也以忽立之後公子五度爭國兵革不得休息下民窮困男女相棄民人迫於兵革室家相離思得保其室家也兵謂弓矢干戈之屬革謂甲胄之屬以皮革爲之保者安守之義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若散則通民人分散乖離故思得保有室家正謂保有其妻以妻爲室家經二章皆陳男思保妻之辭是思保室家也其公子五爭兵革不息敘其相棄之由於經無所當也俗本云五公子爭誤也　箋公子至各一

正義曰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
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
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一
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
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
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
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
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
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
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
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捨之六月傅瑕殺
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爲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爲
爭篡故唯數後爲五爭也　　出其至我負　　毛以爲鄭國
民人不能保其室家男女相棄故詩人閔之言我出其鄭城東
門之外有女被棄者衆多如雲然女既被棄莫不困苦詩人

閔之無可奈何言雖則衆多如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以其衆多
不可救拯唯願使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彼服縞衣之男子服
綦巾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則可以樂我心云耳詩
人閔其相棄故願其相得則樂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　鄭以
爲國人迫於兵革男女相棄心不忍絶眷戀不已詩人述其意
而陳其辭也言鄭國之人有棄其妻者自言出其東門之外見
有女被棄者如雲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雲
然此女雖則如雲非我思慮之所存在以其非己之妻故心不存焉
彼被棄衆女之中有著縞素之衣綦巾者是我之妻今
亦絶去且得少時留住則以喜樂我云民人思保室家情又若
此迫於兵革不能相畜故所以閔之　傳思不存乎相救急
正義曰言其見棄既多困急者衆非己一人所以救恤故其思不
得存乎相救急　傳縞衣至相樂　正義曰廣雅云縞細繒
也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繒不染故
色白也顧命云四人綦弁注云青黑曰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

然則綦者靑色之小別顧命爲弁色故以爲靑黑此爲衣巾
故爲蒼艾色蒼即靑也艾謂靑而微白爲艾草之色也知縞
衣男服綦巾女服者以作者旣言非我思存故願其自相配合
故知一衣一巾有男有女先男後女文之次也傳以聊爲願故云願
室家得相樂室家即縞衣綦巾之男女也　箋縞衣至綦文
正義曰箋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妻也經稱有女如
雲是男言有女也經序皆據男爲文則縞衣綦巾是男之所
言不得分爲男女二服衣巾旣共爲女服則此章所言皆是夫自
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皆易傳則詩人爲詩雖舉一國之事但
其辭有爲而發故言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已謂詩人自
己旣相棄又願且留是心不忍絶也訓聊爲且故言且留可以樂
我云也箋亦以綦爲靑色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繒之色故云
綦綦文謂巾上爲此蒼艾文非全用蒼艾色爲巾也　出其至與娛
毛以爲詩人言我出其鄭國曲城門臺之外見有女被棄者衆多皆
著喪服色白如荼然雖則衆多如荼非我思所存救以其衆多

不可救恤唯願昔日夫妻更自相得彼服縞衣之男子服茹藘之
女人是其舊夫妻也願其還得配合可令相與娛樂閔其相棄故
願其相樂　鄭以爲國人有棄其妻者自言出其曲城都邑市
里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荼飛揚無所常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
如荼然此女雖則如荼非是我之所思以非己妻故不思之其中有
著縞綦之衣茹藘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住
可與之娛樂也情深如此而不能相畜故閔之　傳闉曲至喪服
正義曰上言出其東門此文亦言出其闉闍字皆從門則知亦是
人所從出之處釋宮云闍謂之臺是闍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闍是
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既是城之門臺則知闉是門外之城即
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闉曲城闍城臺說文云闉闍城曲重門謂
闉爲曲城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
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
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
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六月云白旆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

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荼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
陳兵以脅晉萬人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
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荼與此傳意同女見棄所以喪服
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　箋闍讀至無常
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爲闍不在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
之中故轉爲彼都人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
中之市里也以詩說女服言其荼巾茹藘則非盡喪服不得爲其
色如荼故易傳以荼飛行無常與上章相類爲義也　野有
蔓草二章章六句至會焉　正義曰作野有蔓草詩者言
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君之恩德潤澤不流及於下又征伐
不休國内之民皆窮困於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節不得早相
妃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焉是下民窮困之至故述其事
以刺時也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非謂婚之時月也毛以爲君之
潤澤不下流下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
是思不期而會之辭言君之潤澤不流下叙男女失時之意於經

無所當也　野有至願兮　毛以爲郊外野中有蔓延之草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隕落之露漙漙然霑潤之兮以興民所以得蕃息者由君有恩澤之化養育之兮今君之恩澤不流於下男女失時不得婚娶故於時之民乃思得有美好之一人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不設期約邂逅得與相遇適我心之所願兮由不得早婚故思相逢遇是君政使然故陳以刺君　鄭以蔓草零露記時爲異餘同　傳野四至盛多　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四郊之外此唯解文不言興意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澤也

箋零落至夫家　正義曰靈作零字故爲落也仲春仲秋俱是晝夜等溫涼中九月霜始降仲秋仍有露則知正月猶有霜二月始有露故云蔓草生而有露謂仲春時也所引周禮地官媒氏有其事取其意不全取文與彼小異鄭以仲春爲婚月故引以證此爲記時言民思此時而會者爲此時是婚月故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溱與洧至勺藥　正義曰鄭國淫風大行述其

爲淫之事言溱水與洧水春冰既泮方欲渙渙然流盛兮於此之時有士與女方適野田執芳香之蘭草兮既感春氣託采香草期於田野共爲淫泆士既與女相見女謂士曰觀於寬閒之處乎意願與男俱行士曰已觀乎止其欲觀之事未從女言女情急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我聞洧水之外信寬大而且樂可相與觀之士於是從之維士與女因即其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及其別也士愛此女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男女當以禮相配今淫泆如是故陳之以刺亂　傳蕑蘭　正義曰陸機疏云蕑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曰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　傳訏大　正義曰釋詁文　箋洵信至則往　正義曰洵信釋詁文以士曰既且是男荅女也且往觀乎與上女曰觀乎文勢相副故以女勸男辭言其寬且樂於是男則往也下句是男往之事　傳勺藥香草　正義曰陸機疏

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　箋伊因

正義曰因觀寬閒遂爲戲謔故以伊爲因也

毛詩正義卷第八

計二萬四千六百四十七字

